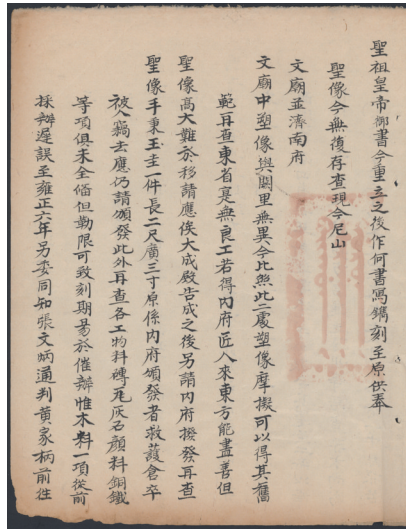




雍正时期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塑像(拍摄于民国时期)



山西平遥金庄文庙元延祐二年(1315年)彩绘泥塑孔子塑像



《衍圣公府档案》卷4992《雍正八年重修曲阜孔庙工竣奏旨编纂阙里盛典一书稿本暨有关资料(一)》

孔庙又称文庙、孔子祠庙,是历代崇孔尊儒的产物,是被历史物化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载体,兼具祭祀功能与文化教育内涵。在中国古代礼制体系中,孔庙既不同于皇家宗庙,也区别于一般宗教祠庙,其核心价值在于彰显儒学正统地位与文化传承功能。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曲阜孔庙始建,《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卒后,鲁哀公因孔子故宅为庙,祭祀孔子,藏孔子衣冠琴书,至于汉二百年不绝。”此时孔庙尚未设立塑像,仅以孔子生前遗物、木主(牌位)作为祭祀对象,以“栖神”为主要功能。

唐贞观二年(628年),孔子被尊为“先圣”,官方祭祀地位进一步提升;贞观四年(630年),朝廷正式诏令全国州县学校普遍建立孔子祠庙,孔庙由此遍及全国并远播至东南亚地区。据现有资料统计,世界各地有孔庙2000余座,其中中国境内有1600余座,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孔庙建筑尚有400余座,共同构成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特色鲜明的孔庙文化群体。

曲阜孔庙作为天下孔庙的祖庭与范本,历经两千余年历代扩建与修缮,最终形成占地14万平方米、东中西三路布局、前后九进院落落的宏大规模,拥有殿、阁、厅、堂、门、坊等各类建筑百余座,是中国古代祭祀建筑群的杰出代表。步入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塑像端坐神龛之上,冕服、章纹、礼器均严格遵循天子礼制,成为后世孔庙塑像的最高标准。孔子一生为布衣哲人,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其塑像最终呈现帝王仪容,并非历史原貌的还原,而是历代统治者不断推崇、国家祀典持续升级、儒家礼制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本文重点考证与分析的核心内容。

## 孔子形象的文献记载与早期塑像

孔子真实相貌并无可靠图像实证,现存记载多为后世描述与塑造。《史记·孔子世家》载:“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意指孔子出生时头顶四周高耸而中间低洼,形似山丘,因此得名“丘”。《史记·孔子世家》又记肩人对子贡言:“东门有人,其颀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这一描述将孔子与上古圣王、名臣相比附,既突出其异于常人的相貌特征,也暗合时人对孔子才德的推崇。

《论语·述而》中孔子弟子评价其气质:“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一记载出自孔门弟子亲述,可信度较高,意在说明孔子温和而严肃,威严而不刚猛,庄重而安详。从早期文献整体来看,孔子始终呈现为平民学者、道德导师、至圣先师的形象,并无任何帝王化的仪容与气质,与后世孔庙帝王塑像形成鲜明对比。

孔庙设立塑像并非古制,而是在佛教造像传入影响下,由壁画祭祀逐步转向立体塑像祭祀。据《阙里志》载:“康熙甲子东巡,上入大成殿,肃瞻塑像,顾问衍圣公孔毓圻曰:‘此像造于何年?’毓圻奏曰:‘相传东魏兴和三年,兖州刺史李仲璇始塑圣像,以次塑颜、曾、思、孟。’”这是正史与方志中明确记载孔庙设立塑像之始。

《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载:“雕素十子,侍于其侧。设像圣容,奉以儒冠,徒价青衿,仪范昭然。”此时孔子塑像头戴儒冠、身着青衿,完全是师者形象,尚未出现帝王冕服形制,更贴近孔子真实身份。唐贞观十一年(637年),朝廷下诏修葺阙里祖庙,并以曲阜孔子塑像为统一范式,向全国州县文庙推广,奠定了全国孔庙塑像以曲阜为范本的制度基础。但在初唐时期,孔子塑像仍以师者形象为主,冕服帝王化的规制尚未正式确立。

## 孔子塑像帝王化的历史脉络

孔子塑像由“师者像”转变为“帝王像”,根本原因在于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秩序,强化思想统治,彰显崇儒国策,不断提升孔子封号、祭祀规格与塑像礼制,最终将其抬升至天子等级。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正式确立“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孔子也随之获得“素王”称号。王充《论衡·定贤》言:“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冯友兰指出,后世儒者多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这一称号为后世孔子塑像帝王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朝廷诏谥孔子为“文宣王”,令其塑像南面而坐,并赐袞冕服穿戴,孔子塑像首次出现王者服饰规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谥“至圣文宣王”,礼制定为冕九旒、服九章,比照上公等级。此时孔子塑像虽有王者服饰,但仍未达到天子标准。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海山对孔子予以追封,尊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阙里孔庙塑像正式定为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手执镇圭,完全采用天子礼制,后世历代均遵此制式不再更改。“大成”一词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元代对孔子封号与塑像礼制的全面升级,标志着孔子塑像帝王化进程最终完成。

# 孔庙孔子塑像源流及礼制考

孔德铭 刘思强

明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厘定祀典,下令全国文庙撤除塑像改用木主牌位,唯有曲阜阙里家庙经礼部专项咨文获准保留塑像,进一步确立了曲阜孔庙帝王塑像的唯一性与权威性。

清雍正二年(1724年),因雷击原因阙里孔庙发生火灾,大成殿、寝殿等主体建筑被焚毁。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以尼山文庙、济南府文庙塑像为蓝本,派遣内府良匠前往曲阜重塑孔子像,严格遵循元代以来天子礼制。此次重塑为国家级工程,朝廷调拨江南木料、派遣专职官员、严惩物料贪腐,充分体现清代尊孔崇儒的政治高度。此次重塑不仅是灾后修复,更是清代道统重塑、礼制升级、文化正统性建构的标志性事件。

1966年,曲阜孔庙孔子塑像遭到损毁;1983年,文物部门依据历史照片、档案资料、残存部件,按照清雍正八年塑像原貌进行复制复原,即今日游客所见孔子塑像,坐高3.35米,冕服、章纹、镇圭均严格遵循古制。

目前国内仅存两尊元代官式孔子坐像,均为帝王冕服形制,可印证元代礼制史实:其一为山西平遥金庄文庙元延祐二年(1315年)彩绘泥塑,高约1.85米至2米,相貌与文献“圩顶”相符,座垫为元代蒙古贵族栽绒毛毯样式,属全国孤例;其二为山西代州文庙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彩绘塑像,冕服规整、造型庄重,与金庄文庙像同为元代孔子塑像珍品。

## 孔子塑像冕服礼器的礼制内涵

孔子塑像所戴冠冕、所着章服、所执镇圭,均严格遵循《周礼》天子规制,是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礼乐文化、政治象征的集中体现。

冕旒规制。《礼记·礼运》载:“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十二旒为帝王专属,是最高等级的标志。冕冠顶端的“延”呈前圆后方形状,象征天圆地方,冕旒具有“蔽明”之意,喻指君主治国应洞察大体、包容细微瑕疵。孔子塑像使用十二旒冕冠,等同于帝王规格,是历代王朝对孔子道德与思想的最高认可。

十二章服制度。十二章服是天子专属礼服,饰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纹样,每种图案均有深刻寓意。十二章服集自然崇拜、道德象征、政治理念于一体,孔子身着十二章服,直观体现其“素王”地位,象征其道德与思想堪配天子之位。

镇圭礼制。镇圭为古代天子专用瑞信,属“六瑞”之首。《周礼·春官·大司寇》载:“王执镇圭。”郑玄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者,盖为四镇之山为瑞信,长尺有二寸。”周代礼制规定,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以玉圭形制大小区分等级。孔子手执镇圭,与十二旒、十二章服形成完整礼制体系,明确其天子级别的祭祀地位。

## 结语

孔子塑像自东魏始创,经唐代普及、宋代规范、元代定型、清代重塑,最终形成曲阜孔庙天子冕服帝王像的固定制式。从源流来看,孔子塑像帝王化并非对历史真实形象的复原,而是历代政权借助礼制塑造道统、巩固合法性、彰显崇儒重道国策的政治文化行为。东魏开塑像先河,唐代确立王者基调,宋代规范等级,元代完成天子礼制升级,清代以国家级工程固化形制,最终使曲阜孔庙孔子像成为全国遵循帝王规制的标准范本。

孔子一生倡仁义礼智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其思想深刻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之中。孔庙孔子塑像的帝王化规制,既是中国古代崇儒尊孔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也是研究古代礼制、祭祀制度、造像艺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实物资料,作为中华文脉的象征,孔子塑像不仅是祭祀对象,更是儒家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持续影响着后世对孔子、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理解与传承。

(作者单位: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MicroWise System**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解决方案提供商**

<b>科技保护</b>	<b>智慧管理</b>	<b>智慧服务</b>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仓储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13572270596 (张总) 座机: 029-88246388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 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园E座4F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战略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浪潮涌动,正在深刻重塑博物馆的传统职能和传播方式。受此影响,博物馆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活”起来,其数字化传播不再受时空壁垒的限制,各大博物馆积极拥抱这一变革,通过一系列创新实践,不仅让文物知识得以更高效、更生动地触达公众,更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再获生机。

## 人工智能在博物馆数字化传播中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用于模拟、延伸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涵盖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核心领域,由数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自2022年ChatGPT出现以来,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智能化能力有了数量级的提升,作为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不仅在于代替或增强人类在信息处理、决策和执行方面的能力,而且还可以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快速识别模式和预测趋势。

博物馆是人类文化遗产收集、保护、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作为历史文化宝库,博物馆为千百年来人们感受古今、品味历史、传播文化提供了平台。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数字化传播能最大限度通过各种数字媒介和渠道向公众传递历史知识和社会价值。人工智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先进技术提高博物馆参观体验、知识服务、信息可及性等方面。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提出一个关键命题:博物馆的定位正从传统的保护文物、传播知识和提供教育的平台,扩展到包括社会包容、社区建设、经济促进等多维度的社会创新引擎。随着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定位转变,人工智能的优势将在博物馆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在数字化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虽然国内博物馆对AI技术的应用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但主要应用场景集中在人(观众)、机构(博物馆)、物(藏品)三个层面,具体包括藏品数字化管理、智慧导览、文物保护修复、观众行为分析等多个内容。比如,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博物馆可以自动对海量藏品图像进行分类和标注;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可以为观众提供多语言智能问答服务;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预测性维护模型可以有效监控展厅的温湿度环境,保障文物处于安全环境。这些应用不仅提高了博物馆运营管理效率,更重构了观众与历史文化的互动方式。

## 人工智能时代博物馆数字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虽然近年来,我国AI赋能博物馆数字化传播工作取得了大量成绩,但当前AI应用多局限于参观服务、展览展示层面,具体表现主要是应用场景泛化,以单点应用为主,多为“AI数字人”、智能导览、VR/AR沉浸式体验等,少有涉及博物馆核心业务的深度赋能应用。目前人们对人工智能引发的颠覆性变化表现出期待、未知、不知所措等多情感重叠,且缺乏对人工智能赋能博物馆数字化传播的整体研究支持。因此,厘清人工智能赋能博物馆数字化传播的路径,丰富其在博物馆数字化传播中的应用场景,有利于探索智能时代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现状与思路,博物馆需要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支撑,构建科技赋能、场景创新、人文为本、技术为用的数字化传播新路径,推动文化传播高效化、精准化与均等化。一是打造智能展览场景,活化藏品资源。运用AI图像识别、深度学习与文物修复技术,自动生成藏品、生成展陈文本,快速搭建VR/AR虚拟展陈场景,提升策展效率与视觉呈现效果;借助AI动态分析观众停留时长与兴趣点,实时调整展陈内容与推荐路线,增强展览互动性。二是升级智能服务体系,优化观众体验。部署AI数字人导览、智能问答助手与多语言无障碍服务,覆盖常规咨询与展品讲解,缓解人工接待压力;搭建个性化推荐系统,依据观众行为数据定制参观路线,兼顾特殊群体需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化。三是构建智能传播矩阵,扩大传播效能。利用AI自动生成数字媒体文案、宣传图片与短视频,提升内容生产效率;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分析技术挖掘观众反馈,精准研判传播偏好,动态优化宣传策略,实现线上数字传播精准触达。四是坚持“人文为本、技术为用”原则,强化技术应用中的文化敏感性,构建文化适配的训练体系,开发文化感知算法模块,包括跨文化语义解析引擎、情境化交互设计,如在导览AI中嵌入“文化敏感性检测层”,如识别俚语语境(如中文“龙”的祥瑞与西方的负面隐喻)等。同时要重视博物馆AI技术应用中的人文价值与情感体验,开展数字素养教育,缩小数字鸿沟,无障碍服务融入包容性理念,既彰显博物馆的人文关怀,又能携手AI焕发生机。该路径以技术创新激活传播活力,以人文价值引领发展方向,构建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传播生态,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高质量发展。

五版、六版责编:张硕 何文娟 陈颖航  
七版、八版责编:张硕 陈尚宇 何文娟

# 人工智能时代博物馆数字化传播应用新路径

秦新华 任旭峰



观众在小西天特展VR体验区参观 图片来源:国家典籍博物馆



《数绘晋博 国宝带你云逛博》AI视频

## AI赋能博物馆数字化传播应用实践

通过AI数字交互让展览更有体验感。山西隰县小西天被称为“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2025年“既往未来——小西天文物瑰宝与悬塑艺术特展”以“文物+科技”的策展理念,配合沉浸式影片、LBE大空间、AI数字交互、数字虚拟人等高科技手段,通过实时光线追踪渲染、AI材质增强等技术打造的VR大空间,获得观众好评,也为山西文物的展示和数字成果活化利用开创了新的路径。

利用AI专业模型提升公众服务。在参观导览服务方面,山西博物院引入了AI互动问答智能导览应用,系统基于文博专业知识库做语料训练,搭载智能语义理解、多轮对话交互技术,精准反馈观众对文物典故、历史沿革、场馆路线、展品知识的个性化提问;首都博物馆AI智慧导览系统,配套的数字人“京慧”基于AI大模型及定制的首博专属知识库,实现自然语言交流、自主学习和个性化交互功能,可为观众提供实用、有趣的导览服务。在知识服务方面,上海博物馆官网为公众提供的“典藏语义检索应用”,实现藏品数据的多维度展示和多层次的知识呈现,应用支持针对藏品的语义层级检索,显著提升藏品搜索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

利用AIGC技术辅助生成短视频让传播内容更有可看性。山西博物院参加由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的2026年“文化遗产+AI应用”主题视频征集活动,以AI技术深度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传播新路径,其中《数绘晋博——国宝带你云逛博》《石椁藏丝路 胡汉共千秋——虞弘传》2部优秀作品入选进行展播。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广“‘面’见唐人——陕西唐代面食文化展”,利用AIGC生成陕西方言说唱歌曲《今天咱吃烧宴》,用潮流音乐打开千年食帐,让盛唐烟火直抵人心,带给观众更鲜活、更生动的观展体验。

AI数字化传播,需平衡好技术创新与文化尊重之间的关系。新时代博物馆数字化传播,需要强化技术应用中的文化敏感性,重视人文价值与情感体验。三星堆博物馆“寻覓三星堆”沉浸式体验,观众可通过VR设备参与虚拟考古发掘,并特别设置“文化注释层”项目,当观众触碰虚拟文物时,AI会自动关联古蜀文明的历史语境。这种虚实融合的体验既展现了科技魅力,又强化了文化叙事。故宫博物院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纹’以载道——故宫博物院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以“纹样”为主题,通过沉浸式渲染、图像搜索等技术,提取故宫古建、陶瓷、织绣上的纹样,再利用AI与图像识别技术,为观众呈现这些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当代艺术化诠释。

## 结语

数字时代,博物馆关注AI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履行文化使命的必然选择,也是让中华文明焕发新活力的重要途径。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博物馆数字化传播,可以推动博物馆在展览展示、导览服务、公众教育等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博物馆需按照“技术赋能+人文坚持+博物馆应用场景创新”传播新路径,解决好技术与人文、技术与博物馆业务、技术与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问题,在博物馆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同时,使博物馆文化传播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从而进一步满足智能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AKZU** 让文物活起来,好灯光会说话!

**博物馆展览高标准 照明就用埃克苏**

深圳市埃克苏照明系统有限公司  
博物馆和美术馆专业照明产品及解决方案  
400-687-2598

**KING KERRY**

**智慧物流,科技赋能为文物运输保驾护航**

智慧点交,智慧包装  
智慧运输,智慧仓储,服务全球

范国轮  
电话: 13522203335  
邮箱: fgj@bjkingkerry.com  
网址: www.bjkingkerry.com

**北京金开宇**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